

與多元族群為伍的人類學者——簡美玲

讀 0

推文

2020-09-06 記者 陳姝芸 報導

「若要用一個詞形容自己，我會選擇踏實。」散發著知性與溫婉氣息，眼前這位戴著細框眼鏡、頂著一頭俐落短髮的女性，正是任教於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擁有豐富田野經驗、致力於研究阿美族、苗族與客家族群的人類學者——簡美玲教授。

由外文邁入人類學的轉折之路

「在那個聯考的時代，其實我們也沒有太多選擇，按成績高低排志願，也就意外成為清大外文第一屆的學生。」簡美玲笑著說。然而，她在大一時便發現，比起外文系著重的結構語言學，自己反而更喜歡社會語言學，也注意到人類學這門學科的存在，便因此萌生轉系的念頭。

「我當時甚至寫信給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系主任。」令簡美玲意外的是，系主任竟然勸自己先將學位完成，甚至舉許多擁有外文背景的人類學者為例，鼓勵她研究所再轉往人類學領域。

接受了建議，繼續念外文系之餘，簡美玲找到能安放人文社會關懷的地方。透過編寫校刊，她開始寫報導文學，而參加服務性社團，到農村做家訪、田野調查等服務，也將一切自然而然地連接至後來踏上人類學研究的道路。

在清大就讀人類學碩士班時，簡美玲發現，大學時期從外文系學習的經驗與知識，與她在進行人類學研究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唸的語言學和文學已化為養分，作為她對語言人類學興趣的基底。

從阿美族研究到苗族研究



▲ 簡美玲拓展研究領域的過程與田野調查的經驗息息相關。(圖/陳姝芸攝)

在清大人類學研究所展開碩博士生涯的簡美玲，在碩士班期間主要研究的是醫療人類學。她希望能找一個尚未跟漢人社會完全混居的部落，以了解部落傳統的醫療知識，因此選擇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在花蓮縣瑞穗鄉的阿美族奇美部落做田野調查。

會選擇奇美，除了是它存在時間相當久遠，一方面也受親近性的影響。「因為我在瑞穗長大，而奇美就在瑞穗這個鄉鎮的山上。」簡美玲笑著回憶。進入部落家庭，她觀察到親人之間密切的互動關係。因此雖然碩士論文著重的是醫療人類學，這項田野調查經驗仍為她未來決定做親屬研究埋下伏筆。



而開始念博士班後，簡美玲對於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婚姻現象非常感興趣，如表親聯姻、新人在婚後只要還沒有小孩都能跟一群同性去跟另一群異性聯誼、新人在婚後會各自住在自己家直到有小孩才住到夫家等，決定這將是自己未來的博士論文題目。當要了解這個現象，她意識到自己需要理解並研究親屬、婚姻、情感等方面的理論。再加上受到當時一些學者的研究啟發，她選擇到貴州苗族做研究。

會到貴州去做苗族研究，除了包含一些理論、議題的興趣，簡美玲願意做這樣的嘗試的原因也在於，自己並未出國念博士，跨出島內，培養自己將來在學術領域的競爭性也是重要的考量。「對人類學而言，你選一個比較難做的田野，其實那是對自己的一種培養。」她選擇給自己的一個新的可能，也成為了極少數被允許能夠長時間待在村寨做研究的學者之一。

「我想探討的是，在婚姻、感情這樣的場域究竟什麼是界限？」簡美玲表示，每個社會是不一樣的，在我們的社會結婚之後還去談情說愛叫外遇，可是在苗族社會，他們其實不這麼認為。透過有關苗族的田野與民族誌研究，了解苗族在性別、婚姻、親屬、情感、身體經驗上的複雜交織，奠定了她將終生研究的族群以及研究領域。

「所以大致上你會發現，一位學者在形成他理論的主軸時不是一個制式的選擇，而是交錯的，甚至是一個有來有往的對話。」簡美玲道。在把田野調查所見到的現象弄清楚的過程中，自然從裡發現還需要研究哪些人類學理論或次領域，才有辦法真正去理解並闡述所看到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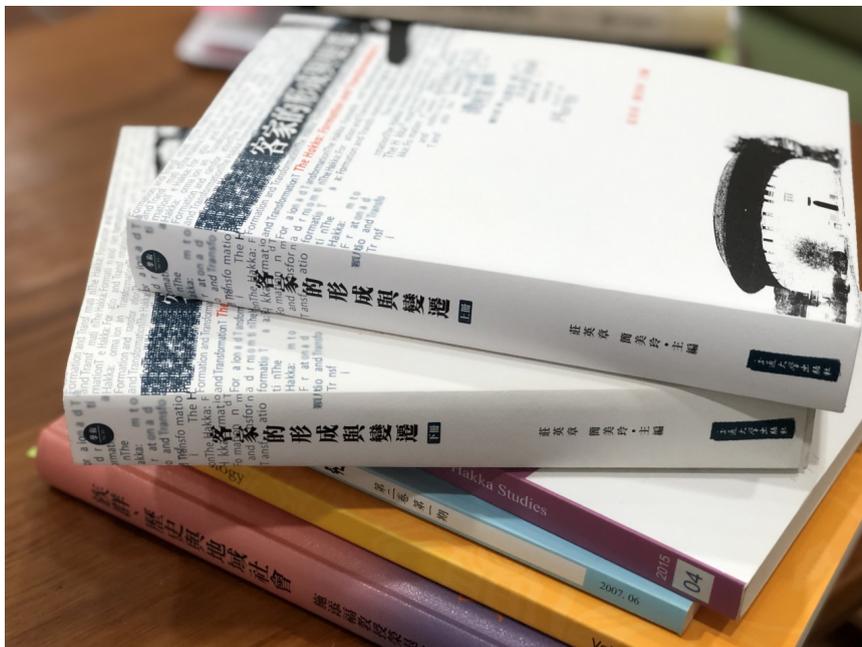
成為客家研究學者

會轉進客家研究，則與簡美玲的個人生命歷程有關。

「事實上，在念碩班時我就已經結婚了，而且也已經生下長子」，簡美玲道。拿到博士學位後，她的第一份工作其實是在花蓮慈濟大學的人類學系任教，但因先生在新竹工作，孩子也都在新竹，因此需要過著每週往返新竹、花蓮的生活。

過了兩年，當得知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成立，需要人類學相關研究學者，簡美玲希望能夠有機會回到新竹，開始進行客家研究的機緣因此展開。

由於博士論文是做中國西南地區的研究，簡美玲對在中國做田野是熟悉的。所以在轉入客家之初，她便到廣東等地，延續著她在苗族的一些議題或理論的基礎，做親屬、婚姻、家族、女性等領域的研究。



▲ 簡美玲和交大客家文化學院前院長莊英章共同編輯兩大冊的《客家的形成與變遷》。(圖/陳姝芸攝)

於女性觀點中重新思考客家

「到目前以來，客家的相關研究或積累，大多數的論述仍是以男性為主。」簡美玲指出，許多談論宗族、儀式或客家認同的資料中，絕大多數發言的人都是男性，尤其可能是有地位的年長男性。

雖然做性別研究的不見得都是女性人類學家，也不是所有女性人類學家都對性別有興趣。但對簡美玲而言，有些東西只能在女性脈絡裡面討論，譬如田野調查時，由於不會隨時表示自己是學者，對那些族群而言她只是一名姑娘，自然大部分能接觸的都是女性為主。也因此，她也更深層地理解到一個性別是如何形成與維繫一個社會，並發現男性的族群認同與女性不完全相同。

「所以到後來，我在客家研究中面對的性別議題是核心，可是你如果去看我的研究會發現我其實不是只做女人。」簡美玲表示，從阿美族開始，乃至於苗族、客家族群，通常她的研究是關於面對一個地方社會，這社會如何透過男性與女性共同完成建構，只是在她的材料中，有相當多細膩的部分是源自於女性。

累積田野經驗，影響對個別族群的理解

「我想，南島社會對我而言，是一個在剛踏入人類學領域就有的重要體驗。」簡美玲的人類學研究以台灣為出發點，藉由研究阿美族，了解到南島社會的特質、台灣原住民的個人氣質，甚至他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情緒、家庭與社會，都跟所謂華人族群很不同。

至於苗族社會，它的語言、社會體制等各方面，又與她一次所做的阿美族有很大的差異。在一個對於婚姻跟一些親屬的現象上是如此緊密的少數民族社會，在做研究的時候，那種豐厚的婚姻、情感、親屬關係的交織，讓簡美玲有機會重新對人類的社會做深度覺察。

而轉進客家，是再回到台灣的人類學研究場域。客家社會對於來自閩南家庭的簡美玲而言，客家具有熟悉與差異並存的特色。關於客家家族，簡美玲很敬佩他們對於知識的重視，且具有很強的家族連結性，這是進行客家田野調查所讓她看到的特點。

「每一次的田野，對我來說都已經不只是做學術而已，它往往也都交錯著一個人的生命體驗。」簡美玲道。而這種體驗就有很多層次，或許是面對自我的想法或生命經驗，或許也擴及至家族、族群，甚至是國家。

將客家研究經驗回饋至教學場域

「你也知道我們學院也不是每個老師都做客家研究。」雖然簡美玲過去不是做客家研究，也非所謂客家籍學者，但進到客家文化學院教書，她認為自己不應該跟客家沒有任何關聯。

雖然她也可以利用讀書就能夠教課，但她覺得更重要的應該是自己也有實際的客家研究經驗。這個是讓簡美玲一直堅持用人類學的角度來繼續做客家研究的重要因素。

也由於她有做客家女性相關的研究，所以當開課時在課程上就能有較深的結合，能夠在教學上更深刻的向學生傳授或互動。尤其當要帶領年輕的學生做訪問、田野調查，如果自己本身不做客家的研究，就會失去一個比較近的感覺，會覺得其實只是把別人東西讀熟來教學生。

最終，簡美玲也提到，客家的論述並非只有台灣一套模式，在不同區域聽到的其實不同。故她認為，跨越台灣的客家論述是不可忽視的部分，而對於這些知識的理解與探索，回饋到在學院當一位老師更是重要。



▲ 簡美玲相信實際客家研究經驗能幫助她更深刻地傳授知識。(圖/陳姝芸攝)

多元的族群研究經驗，深深影響著簡美玲過去與未來的研究方向與教學方式，面對充滿變化的人生，始終如一的是她對於人類學的熱情，以及誠懇踏實的人生態度。

【小檔案】簡美玲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博士

現職：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學術專長：文化人類學、親屬、情感、性別、身體經驗研究、歷史民族誌、語言人類學、醫療人類學

報導參考書目：

莊英章、簡美玲編，2011，《客家的形成與變遷》。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TOP

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

© 2007-2021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DODO v4.0